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羅鍋軼事 第十回 滬煙計劉公脫難 臥虎村二黃被擒

邊理枝頭花正開，妒花風雨便相催。願教青帝常為主，莫遣紛紛點翠苔。

卻說黃六、黃雄聞蘇吉平逢迎之言，心中大悅。遂來至北樓落坐，蘇吉平問：「二位大爺吃何飯？小奴好去做。」黃六說：「我想蒸包子吃，你快蒸來，我弟兄還有緊事前去辦理。」蘇吉平問：「有何緊要事？」黃雄說：「皆因有一劉羅鍋子，假扮老道前來私訪，被我哥倆用繩捆上，投入河內，不知何人把他救起，捆他的繩被扔在窪地。故此我弟兄用完了飯，好去找尋劉羅鍋子，把他亂刀剁死，方趁我弟兄心意，急速快蒸包子。」

劉公在蓋篷下聞言暗想：「不好，兩個凶徒若吃蒸包子，必用蓋篷，若一掀蓋篷，必然看見我，我准有死無生。」不由得心中害怕。這蘇吉平聞聽二惡徒要吃蒸包子，須用蓋篷，遂心生一計，暗將柴禾用水潑潮，向灶口一填，用火點著，逼得屋內盡是煙。兩個凶徒怒道：「為何用濕柴燒火，熏你大爺、二爺之眼。」蘇吉平說：「不是濕柴，大約是煙筒犯風不過火，須得打一打煙筒，就不冒煙了。」兩個凶徒聞言，一個上房去打煙筒，一個凶徒去往東樓避煙。

蘇吉平見兩個凶徒皆去了，忙忙掀開蓋篷，說：「大人，急速快離開這兇險之地，可從這北樓後往西行，西牆下放著一隻小破船，可蹬著破船越牆速回公館，發兵圍了這王家院拿獲兩個凶徒，救難女出此火坑，感大人再造之恩。」劉公聞言，忙忙往北樓後身急行。竟奔西牆而來，見西牆下果有一小小破船，遂蹬小船上，在牆頭望牆外一看，牆高有一丈多，心中為難下不去，又恐兩個凶徒看見。正在兩難之際，忽聞樓上喊嚷：「老道爬咱們的西牆來了，快抄刀咱們剁他去。」又聞下樓之聲，劉公被這一嚇身形跌在牆外，幸虧牆外有一堆柴禾，並未跌重，站起身形鑽入蘆塘之中。這黃六、黃雄手提鋼刀來至西牆外，不見老道蹤跡，黃雄說：「大約老道必在蘆塘之內。」黃六說：「老道自投羅網，也跑不了他，咱先去吃飯，吃飽了再殺他也不遲，量他也飛不上天去。」不言二凶徒回家用飯。

再說劉公在蘆塘內聽不見外面說話，這才出了蘆塘。見天已過午，腹內又餓，只得順小路往前奔走，遠遠望見一座村莊。

心中想道，我不如奔到此村，一則化一頓齋飯，二則問一問進景州從哪裡可行，這且不提。

劉公所見之村名臥虎莊，村中有兄弟二人，兄名王忠、弟名王平，皆好打抱不平。王忠娶妻馮氏，所生兒女皆立不住，現時又生一子，方八個月。今日王忠、王平趕集未回，天已過午，馮氏恐他弟兄二人趕集回家用飯，遂將孩子奶飽放在炕上，用被蓋蓋好，這才下炕去做飯。飯方做熟，忽聞柴門之外有化緣之聲，馮氏來至門內一看，原是年邁老道化緣。遂口尊：「道爺改門去化，我這裡不寬裕。」劉公聞言，心生一計，遂說道：「女菩薩，化緣是小事，貧道細觀貴宅主凶寒，苦是小事，不立子宮是大，總然有子不過三五歲必然夭殤。」馮氏聞言一怔，暗想：「怪不得所生小兒立不住，原是住宅主凶。」遂口尊：「道爺，既是風鑿高明，請進院來給我們觀一觀陽宅，若將宅子調理吉順，我家男子回來，必然重重酬謝。若是道爺時下饑餓，鍋內現做的小米乾飯，先充一充饑。」劉公聞言心喜，隨跟馮氏走進屋內落坐，馮氏正然給劉公盛飯，只見王忠、王平從集上還家，看見馮氏給老道端飯，心中不悅。馮氏見他哥倆面上生嗔，就知是為給道爺飯吃之故，遂迎上前說道：「這位道爺能觀陰陽宅，說咱家不立小口，總然有子，三兩歲上必夭殤。故此請道爺調理調理陽宅。靜候你兄弟二人趕集還家，請道爺說一說家內之房的毛病，故此請道爺吃一碗小米乾飯。」

王家弟兄聞言，回嗔作喜，遂含笑說：「道爺，粗茶淡飯，不能適口，多有慢待，改日補情。請道爺炕上坐坐，在那被上暖烘烘。」劉公遂問道：「二位施主，貴姓尊名？」二人說了名姓，劉公說：「施主的貴宅主不立小口，皆因大門在西南，若將這北房高起，大門改在東南，子息必旺。」王忠說：「多承道爺指教，現今我生一子，方八個月，身體肥胖。」遂喚馮氏將咱狗不理抱來，看一看長命是短命。」馮氏在外面說：「咱那狗不理不是在炕上，棉被內睡著了麼？」王忠聞言，見炕上只有一牀棉被在道爺身下坐著哩，遂一拉棉被，劉公一欠身拉出被來一看，只見孩子已被憋死了。劉公一怔，王忠大怒說：「老道你將我孩子坐死，你得償命！」王平接言說：「哥哥不可動怒，一則道爺風鑿是應驗了，不該立子。也是狗不理該著死在被內，不動不哭，誰知被內有孩子；哥哥你若不讓道爺被上坐，孩子也死不了。」王忠聞言，所言有理，怒氣已息，遂口尊：「道爺適才是我一急冒犯，多有得罪，望祈恕我之過。孩子死了，不要緊，從此非套交情不可！」劉公心中過意不去，說：「施主，貧道擾了一頓齋飯，又將小施主坐死，與理不合，令我慚愧。」

王忠說：「無妨！」遂叫王平將死孩攜去埋在莊東，王平去埋死孩子不表。王忠吩咐馮氏去炒菜，自己去燙酒。放上炕桌，立刻端上兩碟炒菜：一碟炒豆腐、一碟炒雞蛋，放在桌上。只見王平埋孩回來，遂一同坐下飲酒。王忠說：「道爺，未領教在咱家，道號何名？請道其詳。」劉公說：「貧道在北京呂市衙衙呂祖堂出家，道號卯金刀。莫輕視貧道在小廟內焚修，我在順天府與五府、六部、九卿、四相皆有往來。若你弟兄上北京，貧道必有照應。今日相逢投緣，不敢久戀，多有攪擾，趁天色尚早，就此告別。言罷，手提小黃包袱走出大門，王忠、王平弟兄二人相送。」

劉公抬頭見迎面跑來一女子，蓬頭散發，哭哭啼啼，口內只喊「救命。」往後面一看，見是凶徒黃六、黃雄二人，各持鋼刀從後趕來。見女子乃是蘇吉平。劉公喊道：「二位施主，快抄兵刃，救那女子，捉拿那兩個凶徒。」王忠、王平仗仗壯年氣力，好打不平，一聞此言，弟兄二人各抄一根木棍，作為兵刃，讓過女子，闖上去大喝：「狂徒，好無道理，明明世界，朗朗乾坤，竟敢行兇。」黃六、黃雄聞言，掄刀照著王家弟兄刺來，王忠、王平用木棍相迎，四人打在一處。這兩根木棍被兩把刀削得竟成木槓。王家弟兄眼看要落下風之際，忽來一騎馬，馬上一人，乃是彪子劉清趕集討帳而回，路過荻子灣臥虎莊，看見四個人打杖，兩個人欲敗。又見那旁站立著一位道爺，一位姑娘，仔細一看，道爺原是欽差劉大人，又扮作老道，必是前來私訪。認得黃六、黃雄哥倆，素日不行正道，我且助王家弟兄一臂之力。遂甩鎗離鞍，手執馬鞭子衝上去，這鞭子桿乃是熟鐵折打的十三斤多重。高叫：「黃六、黃雄休要橫行，你袒祖宗來也。」黃六掄刀來刺劉清，劉清用鐵鞭桿將刀碰開，橫掃一鐵桿，把黃六打倒。黃雄見黃六跌倒，上前來救，被劉清用鐵鞭桿向黃雄頭上虛打一鐵鞭桿，黃雄用刀往上架，身上露空，劉清抽回鐵鞭桿攔腰一鞭，把黃雄亦打倒在地。王忠、王平趕過去把黃六、黃雄又毒打一頓。劉清說：「不可打他二人，把他二人捆了去見欽差大人。」王忠、王平忙問：「欽差大人在何處？」劉清說：「那旁站立的道爺就是欽差吏部尚書劉大人。」王家弟兄聞言，急忙來至劉公面前，雙膝跪倒說：「小人弟兄二人不知大人前來私訪，請大人赦小人弟兄冒犯之罪。」

劉公聞言，近前將王忠、王平攙起，說：「二位壯士請起，你弟兄暫且在家候等，本部堂赴山東察辦回來，我必將你三人奏明聖上，保你三人皆得一官半職；劉清你將黃六、黃雄捆送至公館，令劉安、張成按本部堂書柬行事，將二凶徒斃了；將這難女蘇吉平之父母傳到公館，將他領回家中去，結案。」遂將書柬遞與劉清。劉清接過書柬，叫蘇吉平乘馬。王忠、王平相幫押解黃六、黃雄奔景州公館。臨行劉公吩咐：「本部堂不回景州了，令執事人馬赴德州接我。」言罷，奔大道向南去繼續暗訪民情。

走了大約有十數里之遙，見有一界牌，上寫北是景州境界，南是德州境界。觀罷，又向南行約十數里地，不覺太陽墜落西山，天色昏黑，見迎面有一宅院，掌著燈光，遂奔燈光而來。

不多時來至近前一看，原是村邊草房兩間，燈光從窗口射出。

遂近前扣打柴扉，借問：「何處有店房投宿？」只聞院內腳步之聲，口內問：「吾兒回來了？」遂開放柴門一觀，說：「原是一位道爺，為何昏黑還來化緣，老身家實貧寒，改門化罷。」

劉公道：「女菩薩，貧道非是前來化緣，乃是借問一聲哪裡有容身客店？」媽媽說：「莊子小並無店房，莊中有一座奶奶廟，

並無僧道，有一位教讀的先生書房在內，可以存宿。」劉公聞言說：「多承指教。」遂入村中。舉目一看，果有一座廟堂，近前扣門，從內走出一人，開門問：「老師回來了？」一開門見是一位道翁，問道：「夜晚至此有何公幹？」劉公說：「貧道趕不上站頭，特來借宿。」那人說：「我們老師前村會課去了，尚未回學堂。」遂讓劉公書房坐，劉公進書房落坐，學生獻上茶來。劉公見書房內是四個學生，遂問：「你們老師為何不在書房？是何功名？姓什名誰？」那年長些的學生名張光先，見道長相問，遂答道：「我等老師姓許名連登，家師在庠是廩膳生。」

今日赴前村會課去了，此時還未回來。」劉公問：「你們四位哪一位恭過喜。」張光先說：「才作文章，並未出考。」劉公說：「將你們佳作拿來，我領教領教。」不知張光先怎樣回答？且看下回分解。